

伸國健兒兒畫集

編主：李清棟 校長：校驗實驗區中京南

上海兒童書局印行

#920

1932

174

衛國健兒叢書編輯緣起

12057

日本佔東三省，我們不必用什麼人道主義責他的橫暴。我們要用進化眼光來看，他自有他的必爭原因。弱肉強食，我們何必怪人！我們只有問自己，為什麼日本不侵略他國，而要侵略我們？我們自有我們不爭氣的事實。在組織上不統一，我們不必說。我們最要注意國民有沒有同仇敵愾的心？人心不死，是我們基本的原動力還存在着。現在的政府，現在的軍人，有不少存着恐惶疑懼的心理，勇於私鬥，而怯於公戰、或者爲保全自己實力，爲自己爭權奪利的工具，對於國家的危難不能慷慨赴義。真是令我們懷疑我們同胞的人心，究竟是活着還是死了。至少我敢說，我們全國的小朋友的心，是在那兒活着，不過這種脆弱的心，沒有相當的滋養，前途也是很大的危險。我們聽到馬占山將軍三戰敗日，爲我們民族爭氣不少，喚起我們勇氣不少。因此想到編輯這一種叢書，是頂好培養童心的資料。我們的目的就在喚起兒童愛國觀念，激發兒童忠勇情緒，養成將來捍衛國家之忠勇國民。

二十一年一月李清悚序於首都

衛國健兒叢書編輯大意

- 一、本叢書專在供給高級小學以上初級中學以下學生閱讀之用。
- 二、本叢書以引起愛國觀念，興奮偉大情緒，介紹歷史常識為宗旨。
- 三、本叢書非僅屬學術介紹性質，實兼含文學作品意味。
- 四、本叢書用小說體裁，其文字應合以下的條件：

1. 生動的白話文字；
 2. 有趣味的標題；
 3. 引人入勝的結構忌平鋪直敍；
 4. 文字穿插以不影響事實為主；
 - 5.一律用新式標點。
- 五、本叢書所選取人物以能捍衛國家或盡忠民族者為範圍，其小忠小信或著名於內戰者概不在選取之列。
- 六、本叢書以一人或合數人為一冊，十冊為一輯。
- 七、本叢書每冊以三千字至一萬字為限。
- 八、本叢書列入南京市立中區實驗學校所編社會科輔助讀物叢刊之列。

義衛國健兒書之一 鄧世昌

「獨具隻眼，奮其孤忠！」

「成山九仞，乏一簣功，」

「慷慨赴義，黃海爲紅，」

「捍衛邦國，仁烈可風！」

——鄧世昌將軍像贊 清悚——

(一) 光景是一回夢境吧！

『作夢一般的清朝的政府，爲了一個什麼了不得的荒淫的皇后娛樂的關係，把一筆重興大海軍的費用，來造了

鄧世昌



軍將昌世鄧

一個頤和園。那時舉國上下都異常的憤慨，拚命爭論，但

是專制時代還有百姓說的話嗎？你爭也沒有用。』

定夷是一個愛國的青年，他在中華小學六年級讀書，看他那英氣勃勃的氣概，就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志氣的小朋友。他一聽見李老師上社會課的時候，這樣的評論，他當然是很表同情的。可是他一對小黑眼珠不住的向上下轉來轉去。他心想：『辦海軍，造頤和園究竟有什嗎分別』。

他始終不能得到答案，因為這是本週的最後一課，而李老師說了這句話之後，已經打鈴下課了。

他無精打采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回去，腦子裏不住的盤旋着這個問題。他剛跨進大門，看見客堂裏坐着黑壓

壓的一大塊地人。定夷仔細一看，原來隔壁的王老太爺又來誇他的「當年勇」，議論風生。定夷的阿爸，阿叔都睜着眼睛望着他，單看看門的阿桂，閉着嘴，口涎滴滴的，那副神氣，足以見得王老太爺所說的話，能引人入勝。王老太爺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，雖然六十七歲的年紀，半尺長的鬍鬚已完全白了，額上一道道的縐文，表示出他少年的辛苦，要不是有他那一副神氣，真以爲他已是八十開外的人了。

『王老伯伯，你又來講鄧世昌了。』

『定夷，好孩子！你說我講鄧世昌，我這回真要說一

個痛快。』

『王老伯伯，你不要講鄧世昌，今天李老師告訴我們什嗎造頤和園，廢海軍，這究竟是什嗎一回事？你告訴我這個吧！』

『哈哈，孩子，這回事，還是要聽你伯伯說鄧世昌了。』

『老伯伯老是開玩笑，這與鄧世昌又有什嗎關係呢？』

『孩子！你別急，聽我說。』

『我不聽你那三句不離老本行的話。』

『定夷，你別鬧，你聽王老伯說，自有道理。』定夷

的阿爸話嘴說。

(二) 怎能不向吉野衝上去呢？

『唉！鄧世昌！鄧將軍，我不能提起你來，提起來，我血就要沸了，眼就要紅了，筋就要暴了！我不能想起你奮勇打日本人，我更不能想起，你那慷慨投海的情形！我……』王老太爺越說越憤激。苦乾的臉上，紅得紫筋暴暴的。聲音越高，一房的人，寂然無聲，定夷睜着小眼睛，目不轉珠的望着，阿爸伏着頭，阿叔氣憤憤的，王老太爺呷了口茶繼續的說。

『我在左一雷艇上，不過是一名水手，泊在大東溝港內。那時自大連灣駛到大東溝的有兩隻鐵甲艦，十隻兵輪，蚊礮船兩艘，魚雷艇四艘。兩艘鐵甲，一艘是左翼總兵林泰曾管帶的鎮遠，一艘是右翼總兵劉步蟾管帶的定遠。

十隻兵輪是致遠，靖遠，經遠，來遠，濟遠，超勇，揚威，平遠，廣丙，廣甲。我們最可敬的中軍副將鄧世昌將軍他就是管帶致遠的。

『那一天是八月十八日。早上起來，海風吹來，身體上感着微寒。那時我們因為要開戰了，並不怕寒，想是熱血沸起來的原因，我們昨天爲了保護五隻運船運兵登岸，

我們所以泊到港內，可惜因此我沒有能看完全那一場黃海的惡戰。上午十點鐘的時候，已經聽見口外砲聲隆隆，我們的管帶，只叫我們預備，並不開船，我同我同伴真急的不得了，大概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吧，我們的船，方向口外開出，到了口外，只看各處黑煙，海的和平，已經完全失去。

『我們的目標在開到了提督所坐的定遠方面。我們走得緩緩的，只見日本一艘吉野兵艦很快的向回頭開，我很高興的以爲我的開戰機會到了。那知吉野走的很快，一會兒就不看見。遠遠的看見一艘兵輪已經向左傾斜下沉了。

仔細一看原來是我們的致遠，我們的船趕忙的向前開去，看看快近了。只見管帶鄧世昌將軍，衣服已經被撕毀，落下水去了。我一急就套上救命圈，跳下海去，向鄧將軍處浮去，那海浪甚大，看看總不能到。隔着有一碼左右的時候，我用力向前一竄，右手拿到鄧將軍衣角。就勢將鄧將軍抱去，浮上我們的船。那時我是多歡喜啊，心花都開了，當救起來的時候，正要慰問鄧將軍，看他一語不發。望着致遠的桅杆尖。我方一轉臉，鄧將軍將腳一踩，向桅杆方面跳去，那海水漩了一個大渦，鄧將軍已不見了。我嚇得呆了。望下也跳。我的同伴就一手抓着我，沒有跳下去。

，我就急得滿船的跳，好像是得了神經病似的，我這時所受刺戟多大啊！等到我們駛近定遠的時候，頭已經眩了不能動。管帶就囑同伴扶我下艙去休息，我就糊糊塗塗的睡去，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。』

王老太爺講到這裏，額上的汗一粒粒像珠子般的落下來，他拿着旱煙袋向地上墩一墩又繼續的說起來。

『定夷啊！你道鄧將軍爲什麼我救起來，他又要跳下去？……

一事後同伴方告訴我其中的原因。鄧將軍啊，你真是我最佩服的人！唉！西太后啊，你這東西，不是爲你造孽

和園，我可敬的鄧將軍也不政於死啊！西太后，西太后你真是萬古的罪人！

『定夷！原來十八日那一天早晨，丁提督催促運兵船快卸兵，好在午時開船。那知八九點鐘的時候，遠遠看見一簇黑煙，從西南方面走來。仔細用望遠鏡一看，船皆是懸的美國旗子。十點半鐘時候，船來愈近，就一齊改了日本旗子，一共是十二隻，丁督提馬上命開船備戰，那時我戰艦十隻分成五隊。第一隊是鎮遠，定遠。第二隊是致遠，清遠。第三隊是經遠，來遠。第四隊是濟遠，廣甲，第五隊是超勇，揚威。日本十二隻船是吉野，高千穗，秋津

洲，浪速，四隻快船松島，千代田，嚴島，橋立，比叡，扶桑，西京丸，赤城等八隻兵船。論起我們船的噸數已經是超過日本的。日本的噸數只抵得我們十分之七。可是日本的船比我們快得多。我們致遠，靖遠，是最快的船，一個小時不過走十八海里。他們的吉野每小時能走二十三海里。其他三隻快船也有十九海里上下。我們船上大炮比他多。他們的快炮却比我們多。所以我們船與炮都弄得大而不快，他們却弄的快而不大。

『那時丁提督自己坐在定遠船上指揮，把所有的船排成犄角魚貫陣前進。日船作爲一字陣向我撲來，快船在前

兵船在後。他們的司令官伊東祐亨坐在松島上指揮，丁提督以爲他們向中堅進攻，就把陣式變一變作爲犄角雁行陣，可是改陣的時候，因爲各船速度不同，行動不能整齊。

彼此相距十里的時候，我們就開炮，但是沒有一炮能中敵人船的，日船駛到我們鎮定兩船的時候，忽然改到左邊去，攻我們的右翼，很快的過去，繞到船後，我們揚威，超勇，都着火。超勇就沉了。後來我們定遠也把他西京丸打沉了。

『可是他們都以快取勝。尤其吉野輪最得力。那時鄧世昌將軍就看到這一點，他覺如果把吉野打沉了，我們就

可以勝了。他就對大副游擊陳金揆說：「倭艦專靠吉野，假如我們把他打沉了，我們就可以奪他們的氣了。」於是他就將炮向吉野放。恰巧兩船忽然相遇在一塊兒。鄧將軍就想，我們的炮老是打不中他，不如我拚着命同船來同他碰一碰，使大家都沉去，豈不是很好？他就鼓動了快車，開足了馬力，向吉野衝去。可是……定夷！我的天！我們的致遠還沒有衝到吉野，就自己中了魚雷沉下去了，鄧將軍也就與船同沉，雖然後來被我救上來，但是他以為一船二百五十人都死了，他決不能一個人坐着，他終於跳下海去了。那無情的海水，一聲不響的把我們這位義烈將軍

帶去了。定夷！現在想起來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我一生的刺戟沒有比這一次再大的。我永遠不能忘記前清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八日申刻那一個時間，我不能忘記我們的致遠，我更不能忘記……尤其不能忘記我們的義烈將軍鄧世昌啊！」

王老太爺說着，老淚已經一粒粒不住的滾下來！

『可恨！』定夷一個小拳頭攢在桌子上說。

(三) 千古恨事

『定夷！你說可恨嗎？的確可恨！恨的沒有把日本鬼

子的吉野衝沉下去嗎？唉！恨是可恨！但是真可恨還不在此！西太后把錢造頤和園不買快船打日本人纔可恨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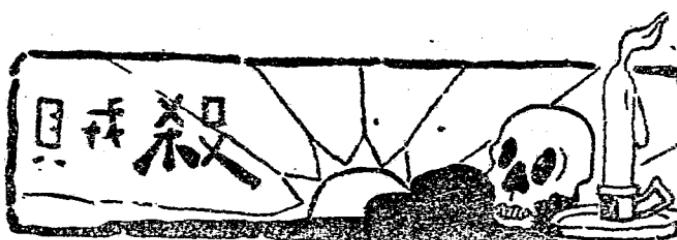
『我們爲什麼敗，船比人大，炮比人大。敗的就是不快！在沒有開戰以前，李鴻章就說：「如果與日人開戰，海軍方面未見得可勝。我們沒有快船，倘與日本馳逐大洋，勝負真難預料。」又說：「不必定同日本人拚擊，但游弋渤海內外，作猛虎在山的勢子，日人尙怕我的鐵艦，必定不敢爭鋒。』那時李鴻章早已就料到。他料到有什麼用，政府沒有錢給他購置快船有什用處？如果我們早有快船，又有鄧世昌將軍，能開足馬力衝吉野，還怕吉野不衝沉嗎？

吉野衝沉，還怕日艦不解體嗎？爲了西太后娛樂一件事的做錯，關係如此，真是千古的恨事。』

王老太爺說話太多，聲音都啞了。定東憤的了不得，他這纔明白李老師所告訴他的一番話。他最後的說：

『明天我要向政府請願買快船，難道我就不能作第二個鄧世昌嗎？』

116
K825.2
398



衛國健兒叢書之一

鄧世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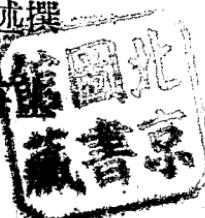
編校學驗實區中立市京南

李清悚 撰編總

李清悚 著述撰

海童兒書局出版

1932



3 1764 1715 6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再版

〔衛國健兒叢書之一〕
鄧世昌

實價大洋八分

版權所有
南京市立中區實驗學校

編者
總編輯
撰述者
李清悚
曉清悚
曉清悚

不許翻印

發行者兼

上海浙江路八〇六一七號

